

## 陷冤狱十一年 妻死弟亡家散

### ——黑龙江省依兰县陈继忠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黑龙江省依兰县道台桥镇东合发村永庆屯法轮功学员陈继忠，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五次被绑架，五次被非法拘留共计二百六十天，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十一年。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他家破人亡，现在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现年七十二岁的陈继忠老人，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法办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陈继忠老人叙述自己遭迫害事实：

#### 一、冤判五年还罚款

一九九六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功，我们老两口沐浴在佛光之中。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我身受其害，以下是我遭受到的迫害与摧残：

二零零一年，我被依兰县道台桥镇派出所所长王殿武三次绑架，被依兰县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两百六十天，非法罚款五千元。

二零零二年，我第四次被绑架，依兰县法院偷偷对我非法判刑五年，后没通知家属，又偷偷将我劫持到佳木斯监狱迫害。家人不知我的下落，直到从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明慧网报导中得知我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才找到我的下落。

#### 二、佳木斯监狱的摧残与折磨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在佳木斯监狱，我身边有两个刑事犯做

包夹，跟在我的身边，不准互相说话，不准下楼买日用品，不准通信打电话、会见亲友等。

在佳木斯监狱莲江口监区，因我不放弃法轮功信仰，狱警伙同刑事犯一起打我嘴巴子，把我门牙打掉4颗，满嘴都是鲜血。

还有一次，狱警和刑事犯四、五个人合伙一起打我一上午，四个多小时不停地打，午饭也没让我吃，我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有好地方。第二天起床时脑袋肿得象个大头人儿，眼睛肿的只剩一条缝，直到现在眼睛还视物不清，耳朵听力不佳。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被一次罚站四十五天，狱警用三个刑事犯看着我，面对着墙双手上举睁着眼睛，保持离墙一米宽的距离，不合格就挨打，一天就这样从早到晚地站着。

有一次，我抵制迫害不出操，指导员曹某使出了全身力气，狠狠地打了我三个耳雷子，他三次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三次站起来。

在这一轮迫害中我还被佳木斯监狱分监区区长胡文斌、教育中队长刘鸿鹏和犯人等轮番暴打，直打到我失禁，他们才肯罢休。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我才结束这五年梦魇般的冤狱生活。

#### 三、屯民的呼声 老伴的遭遇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和妹妹陈继环去本镇富民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被道台桥镇派出所警察王旭东、姜俊等人绑架。第二天，王旭东又伙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郭庆

吉、宋宇哲等警察非法抄了我的家。

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我老伴拖着带病的身体在亲朋的陪同下去依兰检察院要人，要求办案人帮帮忙，放我回家，给我老两口一条活路。没想到在办案人公诉科的科长 宁岩（女）的冷言冷语刺激下，我老伴当场犯病，抽了过去。

之后，我老伴又来到依兰县法院要人，庭长范清禄却说：人是公安局抓的，公安局说放就放。之后，家属多次找到依兰县公安局要求放人。公检法部门的不负责任、互相推诿，不把平民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使我老伴心灰意冷、悲愤交加。

我和妹妹悲惨遭遇，引起永庆屯老百姓的极大同情和关注，村民们纷纷谴责依兰县公安局迫害好人。百余名村民坐着农用四轮车自发地到公安局要求释放我们。永庆屯干部也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找到依兰县公安局要求释放我们兄妹两人。

#### 四、遭非法判刑六年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依兰县公检法部门不但无视民意不放人，而且互相串通非法开庭审判我和妹妹。说是公开开庭却不许民众参加旁听，大门口和审判庭门口，有很多巡警和法警看门。即使是家属，也是在后来一再强烈的要求下，才允许我老伴、妹妹的丈夫、儿子和我大兄弟媳妇四人进庭旁听，我大弟弟和从内蒙古大树回来的二弟弟都没让进庭。

依兰县法院在非法审判我和妹

妹时，家人聘请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条款为我们做无罪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对检察院公诉人宁岩的违法行为做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公诉人宁岩当庭出示伪证，审判员吕守方多次打断律师的辩护，还示意坐在旁听席上事先安排好的人起哄，以流氓式的行径阻止、干扰律师辩护。

尽管辩护律师作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但依兰县政法委、“六一零”、公检法串通一气，在没有证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对我非法判刑六年，对我妹妹非法判刑四年。我们依法上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我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关押迫害。

## 五、奄奄一息 勒索未果

二零一零年，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狱警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手段。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刘传江、于云刚三人半月内被恶警相继打死。我也赶上这一拨强制转化迫害，虽然没被迫害致死，但也是九死一生，奄奄一息。

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事件曝光后，监狱怕承担责任，让家属去接我，因为我没有子女，我的外甥去监狱接我时，一进监狱就先后遇到三、四个警察都对他说：“你大舅上医院确诊时我还花钱了呢。”有的说拿了两千多元；有的说拿了四百多元；有的说拿了五百多元，共计三千多元钱。狱警当场就向我外甥要钱，我外甥说没带那么多钱，狱警马上把帐号给他让回家给邮钱。我的外甥回家后狱警打电话催我的外甥给邮钱，不邮钱，就不放我回家。我被迫害的体弱多病，两条腿行走不便。

## 六、大弟郁闷离世 老伴冻死雪地

我的老伴多次被警察抄家吓得精神异常、生活不能自理。

我老伴经常犯癫痫病昏迷不醒

失去知觉，随时就晕倒在炉子上、油锅里、厕所中。有一次她昏倒在滚烫的铝锅盖上，后背、手、胳膊、都烫坏了；有一次她烧火做饭，突然病发，四肢挺直没有知觉，柴火从灶坑里烧到外面，烧到她左腿的腿肚子和裤腿上，她全然不知，裤腿上烧了一个比巴掌还大的窟窿，腿肚子烧了一个大泡。幸亏这时我的外甥来看舅母，扑灭了腿上的火，把不省人事的舅母抱到炕上才免于被烧死。这样的事随时发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妹妹同时被绑架。二零一零年二月，我被非法判刑六年，妹妹又被非法判刑四年。和我在一个屯居住的大弟弟，看到情同父母的我和从小就疼爱有加的妹妹多次被绑架、劳教、判刑、坐牢、受尽酷刑折磨，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惦记我们的安危。二零一二年阴历二月初十，带着痛彻肺腑的一颗破碎的心，我的大弟弟默默地闭上了双眼，遗憾的是，直到临终也没见到时时牵挂的我和小妹最后一面。

二零一二年冬天，是几十年来最冷的寒冬，十二月底正是中国北方滴水成冰的数九天，凛冽的寒风吹到人的脸上如刀割一般，人在户外冻得都受不了。十二月末的一天早上，我的老伴在外甥家吃完饭，拿着外甥给的几块猪肉走了（大家都以为她回家了，可是她没回自己的家），第二天我的外甥得知舅妈一夜没回家。

我的外甥和好心的村民们一连找了十余天，终于在从永庆屯去胜利屯的路上、兴发屯北边离田间小路两百米的稻田里，发现犯病了的老伴躺在地上、已经被冻死十多天了。我老伴面目黑紫，双手握拳举到头的两侧，犯病的她上衣拽到胸部、裤子脱到膝盖以下，肚皮和下身裸露在外，场面凄惨、目不忍睹。殡仪馆的车装遗体的大抽匣

子，装不了她支胳膊跷腿的遗体，只好把遗体直接放到车厢里。我老伴的遗体在车厢里随车摇来晃去驶向殡仪馆，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火化。遗憾的是我老伴到死也没见上她唯一的依靠、一心一意精心照顾、爱护她的丈夫。

我的外甥去佳木斯监狱看望我时，我一再嘱咐外甥：“不用给我存钱，只要把你大舅妈照顾好就行了。”我哪里知道我那苦命的老伴，已经冻死在冰天雪地的稻田里，结束了凄苦、悲惨的一生。

## 七、保外就医遭狱警勒索

二零一四年阴历五月初三晚上八点多，我鼻子出了一宿血，淌得满便池子里水都彤红，刑事犯和狱警们都吓坏了，第二天早上就把我送到佳木斯二院检查。医生说血压高到28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外就医。监狱怕承担责任，就打电话让我外甥去接我，临出狱前有个不知姓名的警察对我说：“你存钱卡在我手里呢，一会我把钱支出来给你。”可是到现也没把钱给我，卡里有两千三百七十六元钱。

我外甥雇一辆轿车到佳木斯监狱接我时，一个不知姓名的警察问我外甥给司机车费了吗？我外甥说给了三百元车费，这个警察就向司机把三百元钱要去了，说给车加油，也不知道他加多少钱的油。

我于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回到家，到家一看，茅草房七扭八斜的，随时都要倒塌，偌大的院落杂草丛生，蒿子有一人多高……这凄凉景象催我泪下，令我心碎。这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

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何止我一家一人，我要向全世界大声疾呼：停止迫害法轮功！还我师父清白！法办江泽民！这不仅是我的心声，也是全体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是全世界所有善良人的心声。◇

